晨雾里，那道不耀眼的光

定海二中七(3)班
学生记者 姜奕如(证号C15010)

那年寒假去湖南旅行，天还未大亮，街灯在晨雾里晕着昏黄的光。我们裹紧大衣走出酒店，刺骨的寒意席卷全身。就在这时，大巴车司机出现了。那是一张极平凡的脸，岁月在他额头划下一道道深沟。他戴着口罩，露出一双被风霜打磨得略显浑浊的眼睛。

爸爸刚准备去放行李箱，他却连连摆手，下巴朝车门扬了扬，示意我们上车避寒。接过行李箱的他，弯腰将箱子平稳送进车底，再用力推正，像摆放一件易碎的瓷器般小心翼翼。街灯的光斜照过来，将他微驼的背影拉得很长。寒风中，他粗糙的手冻得泛白，指关节处还裂着几道暗红的口子，可他的额头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所有行李都被他严丝合缝地码放妥当，面对道谢，他只是憨厚地笑笑，双手在裤腿上蹭了蹭，转身又去搬下一个行李箱。

上车时，隐约听见邻车司机喊他："老李，图啥呢？让游客自己搬呗！"他直起腰，嘿嘿一笑："吃这碗饭，就得把活儿干好，不然心里不踏实。"那声音像一颗小石子，落进了我心里。

第二天再上车，他从驾驶座旁拿起一袋橘子干。我暗想：怕是又要一路推销了。他却只是笑着说："自家亲戚做的，大家喜欢就买，不买也没关系，尝尝也行。"他的双眼眯成了弯弯的月牙，眼角的皱纹像水波一样漾开。有老人掏钱不便，他便摆摆手："不急，您先吃，下车给也成。"布满风霜的脸庞，因质朴的笑容而格外动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妻子身体不好，孩子还在读高中，卖零食是为了补贴家用，可他从不提这些。

返程那天清晨，街灯还亮着，他又站在灯下搬行李。我看着他微驼的背影，忽然想起第一天他额头上的汗珠，裂着口子的双手，还有那月牙般的笑眼。这世间有些人，就像深冬里的一盏路灯，不耀眼，却足以照亮一段夜路。

岁月流转，许多记忆已经淡忘，可那个在寒风中弯腰搬运行李的背影，那双眯成月牙的笑眼，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寻常日子里的美好

定海二中八(11)班
学生记者 张宋晗(证号C15142)

阳光如酒，调得很淡却很醇，均匀地斟在每一朵杯型的小野花里。零零散散洒落床头的不止阳光，还有寻常日子里的美好，仿佛一纸疏影轻慢移。

又是冬天，北风呼呼地吹，吹得树枝摇摇晃晃，悠悠然荡进阿婆的房里；吹得薄薄的霜凝落枝头，吹起了故乡的年味。

一张桌子，一把剪子，两叠红纸，一碗米粥……从阿婆戴上眼镜起，这里就是她的舞台。对折，落剪，起腕，翻转，剪刀在红纸间穿梭，纸花纷纷落下。阿婆微微垂着眼，眉间尽是温柔。暖黄的灯光从玻璃罩中落下，流转在阿婆眼底，漾起浅浅的柔光，没有半分浮躁，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然。最特别的一点，在于阿婆总爱在剪纸时吟诗，我便常跟着诗，猜窗花的样子。

此刻，我静立一旁，默默注视，剪起剪落，多少暖意，几许平常，虽淡犹甘。不多时，外婆展开红纸，一幅"年年有鱼"的图样落于眼底。我急忙捧在手中细看，灯光流淌在红纸上，倾泻出对新岁的祝愿。

我将剪好的窗花贴在一扇扇窗上，用手细细地抹平。米粥糊在红纸上，粘得牢牢固固。亲手剪窗花的梦想，也在我心里埋下种子。浅浅的红透出浓浓的美，那是沉甸甸的憧憬。

阿婆的剪纸技艺是村里的顶流，一张张窗花暖了一个又一个严冬。

年关又至，冬景渐明，小贩摊前的窗花五彩缤纷，却少了那份纯粹的美好。于是，我也学着阿婆的模样，拿起剪子，念着诗，迎着阳光，剪那"年年有鱼"的图样。寻常日子里的美好，便在一张张红纸间传递，盈动着年年岁岁的温情。

美哉，七彩丹霞

定海二中八(7)班
学生记者 蒋沅铮(证号C15087)

去年暑假，我揣着考试失利的闷闷不乐，踏上了前往张掖的旅程。原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散心，直到站在七彩丹霞的观景台上，那片奇幻瑰丽的地貌，彻底颠覆了我对山川的认知。

七彩丹霞是典型的丹霞地貌，由地壳运动推挤隆起的岩层堆叠而成。放眼望去，这片低矮连绵的山峦，像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，赤橙黄绿紫层层晕染，在阳光下流淌出震撼人心的斑斓。

我屏住呼吸站在观景台边缘，眼前的景象仿佛让心跳漏了一拍——近处的赤红色山脊如燃烧的绸缎铺展天际，云层在山巅翻涌成流动的浪花；山体上蜿蜒的乳白与淡黄色纹路，像是远古匠人精心雕刻的彩带，又似银河倾泻时溅落的星屑。当一束阳光刺破云层落在赭红色的岩壁上，那些凹凸的沟壑瞬间化作跳动的音符，整座山谷都仿佛在演奏光的交响曲。

最令我着迷的是山峦千姿百态的模样——有的圆润低矮，像蹲坐在戈壁滩上的胖娃娃，裹着鹅黄色的绒毯；有的陡峭高耸，宛如巨人挥毫泼墨绘就的赤色屏风，边缘镶嵌着翡翠般的绿条纹。忽然，一阵山风吹过，岩缝间窜出的褐色植被轻轻摇曳，为这幅浓墨重彩的画卷添了几分灵动的生机。

站在苍茫天地间，那些考试失利的烦恼渐渐消散。这些历经亿万年沉淀的岩层，何尝不是在无数次地质变迁中咬牙坚守？它们用斑斓的色彩告诉我：生命的精彩从来不在一时得失，就像丹霞的绚烂，是时光层层堆叠的馈赠。此刻的挫折，不过是未来辉煌画卷里的一抹底色。

夕阳西斜时，整片丹霞披上了金红色的纱衣。我伸手轻触岩壁粗糙的纹路，指尖传来远古的温度。那些曾被我视为天塌地陷的考试失利，原来只是人生长卷中微不足道的一笔。正如这丹霞地貌，只有在岁月长河里历经沉淀，才能绽放出震撼人心的光彩。

归途的车窗外，七彩丹霞渐渐隐入暮色。但我知道，那片燃烧的山峦已在我心中种下勇气——不必为一时的黯淡神伤，只要脚踏实地积蓄力量，终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刻，迸发出最绚烂的光芒。

(指导老师 邱燕波)

舌尖上的乡愁

定海二中八(5)班
学生记者 周姝羽(证号C15072)

从小到大，尝过最解馋的滋味，都藏在妈妈的家乡——宁海。

"洋糕——米馒头呦！"三轮车碾过乡村不平的石板路，"咯吱"作响。清脆的吆喝声从小广场中心漫开，钻进乡村小洋房的每一扇窗。于小时候的我而言，这吆喝是藏不住的美味召唤。捏起一块，送进嘴巴，初尝似无味，细嚼之下，酸甜滋味便在味蕾间炸开，带着酒酿的温润，余韵悠长。

我曾在定海西大街吃过小笼汤包，咬破薄皮的瞬间，汤汁四溅，才知晓"汤包"的由来。可宁海的汤包是另一番模样——皮薄如蝉翼，形似透明元宝，馅料却饱满扎实，香干、油豆腐、萝卜丝、豆角、虾皮皆是常客。我最爱吃豆角馅。一是炒出来的味道的确诱人，二是绿油油的还挺好看。

能与汤包一争高下的，当属麦饼筒(也叫食饼筒)，模样颇似老北京鸡肉卷，却是独属于宁海的烟火气。炒豆面、香干、茭白、猪肝，寻常食材经过烹制，裹进薄韧的饼皮里，便成了舌尖盛宴。轻咬一口，层层香气在口腔中弥漫，扎实又满足。

差点忘了还有乌饭麻糍！它形似舟山青饼，做法却大不相同。青饼以艾草和糯米为料，宁海麻糍却是用乌饭树叶捣汁浸泡糯米，纯手工捣制而成。裹上松花粉的外皮泛着温润光泽，咬开后，红糖的香甜混着松花粉的清香在舌尖化开，还能尝到花生碎与芝麻的颗粒感，绵软香甜，回味无穷，我一口气能吃三块。

说到青绿滋味，前童古镇的麦饼也不能不提。这可是古镇家家户户的日常美味，咸甜两味各有风情。香味的秘诀全在猪板油，甜口是海苔味，咸口以虾皮为魂，大饼烙得金黄，秀色可餐，油香四溢。

无论多久没回家乡，只要尝到这些滋味，家乡的气息便从唇齿间漫开。原来舌尖记得最牢的，从来都是乡愁的味道。

菩萨穿龙裤

定海二中八(5)班
学生记者 陈奕臻(证号C15071)

原以为菩萨皆端坐莲台、金衣庄严，可老渔民一句"我们的菩萨穿龙裤"，颠覆了我的所有认知。

东极海域多雾，雾中暗礁难辨，渔船极易触礁。百年前，福建人陈财福(又称"陈财伯")船覆后孤身漂流至这座荒岛，竟奇迹般活了下来。每逢雾天，陈财伯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山顶，点燃篝火指引船只来庙子湖避风。一年又一年，他以一己微光，为雾中渔船点亮方向。后来，为感念他的恩德，当地渔民依他生前模样塑成巨型雕像，尊称其为财伯公(渔民菩萨)。不塑金身，不做法相，只让他穿着背心、灯笼裤，手握火把，站成一座比山还沉稳的灯塔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或是开洋、谢洋，当地渔民便会带着供品前去祭拜。没有繁复的仪轨，也没有奢华的香火，多是几碟家常点心，再点上几炷清香。出海前拜，归港后谢；遇大雾大风来祈愿，逢年过节更要来探望。没有奢侈的祈愿，全是渔家最实在的期盼：保佑船顺浪平、鱼货满仓，保佑亲人不遇风浪、平安回家。

在东极人心里，财伯公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，而是一同守海的长辈，是可以托付性命的亲人。这份供奉，不在香火多旺，而在日日惦记、岁岁不忘。海风里的一炷清香，浪声中的一句念叨，便是最赤诚、最长久的敬意。

常听爷爷说，舟山渔民出海，不拜观音、不祭龙王，唯独心向财伯公。站在这尊巨型雕像前，才终于明白——财伯公，懂渔家的苦与惧。他翻过船、挨过饿，体会过孤独与绝望，愿用一生守护渔民归航。东极人的信仰，是对凡人善举的铭记，是守望相助的民俗传承。

归程船上，远处灯塔明灭。我知道，那是财伯公百年未熄的火把。百年前是山顶篝火，百年后是海上灯塔；百年前是一尊孤守的巨像，百年后是万民铭记的精神图腾。

菩萨穿龙裤，穿的是渔家烟火气，守的是民间赤诚心。这座矗立的巨型雕像，正是中国海洋民俗最鲜活、最动人的模样。